

女厕

何春蕤

天佑与文嘉初次约会，两人对对方的印象都很好，眼角眉梢的情意也愈来愈浓，谈了几个钟头仍兴致勃勃。在花前月下的气氛中，天佑已经去了好几次厕所，文嘉却仍然不动声色，直到天佑提议去看晚场电影时，文嘉才低声要求去洗手间「一下」。至于文嘉这伟大的厕所之旅是何情况，天佑当然不会知道（他也没想过，因为他又忙着上厕所了）。不过，让我们先提出几件和文嘉的行为相关的事实。

事实一：一九九〇年年底美国德州的一位少妇因为内急难忍，女厕又排了长龙，故而进入男厕罗雀的男厕方便，被起诉「违反市法」及「捣蛋」，百般折腾后才被法院宣判无罪。

事实二：根据最近泌尿科医生报告，女性的膀胱炎患者有日渐增加的趋势。女性的尿道比男性的短，憋尿时往往把尿液及其中所带细菌逼回肾脏，也可能造成肾盂炎或肾脏功能衰竭。

事实三：据统计，台湾的小学女生有严重的憋尿倾向，厕所间数不足，下课只有十分钟，迟到教室会挨骂，因此有不少小女孩早晨出门上学，直到晚上回家才上厕所。

面对这些修关全国一半以上人口的严重事实，我们不得不搁下天佑心中暗谱的恋曲，而先来检视

一下我们的女厕。

女性憋尿的倾向一直都很普遍，这也难怪。在我们的文化里，男性只要背转身去，把自己掏出来一小截，就可以就地解决（连衣着的设计也为他们特别在前面开一道缺口，关闭自如），可是女性就麻烦了，不但得找个有掩蔽的地方（背不背转身的结果都一样），还得裸露身体的三分之一才能进行（可没听说服装设计师为女性设计出什么「方便之门」），要是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想小便还挺麻烦的。

过去，女性的生活空间以家居为主，内急的时候比较容易解决，而且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之内，憋尿的频率及强度也相对的减低。可是，现在女性就学、就业、外出的比例及时间长度都急剧增加，常常处在不熟悉的空间与人际场合中（不管是在学校、在公司工厂、在逛街、在旅游、在跑外勤、在公关过程中），因此就必须时时面对内急而无适当地点解决的困窘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来女性憋尿的倾向及后果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

妨碍女性正常如厕的因素总括起来有三方面，最深层的原因当然是渗透我们社会的性压抑心理。大多数人还是把生殖、泌尿、性这三件事情联想在一起，因此造成（特别是未婚）女性很不愿意表示自己有小便的需要，害怕别人会联想到某些器官的存在，幻想器官的裸露，然后把女性的生理需要扩大成性需要，那可就破坏了清纯形象。唯有憋尿，故做无事状，才显得自己既能自制又是无欲的。

第二方面，女性虽有自发的憋尿倾向，但是这个潜在的倾向却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极度的恶化。在学校里面，严格的作息规律与风纪管理使得下课的十分钟时间成为唯一可以合法有尿意的时间，工

厂内女工不准随意离开工作岗位去上厕所，否则要扣工钱，公司内女职（店）员也不能太常上厕所，否则会遭经理白眼。这些措施当然不是针对女性而已，但是由于女性所费的时间较长，使得她们成为批评与限制的最直接受害者。

第三方面，也是最彻底妨碍女性如厕的因素，便是硬体设备的缺失。男女厕所即使面积一样，坑数却相差甚远，三间女厕的面积可以提供六至八名男性同时使用，再加上女性如厕，脱穿之间需要比男性长二至三倍的时间，这种悬殊的使用效率当然使女厕经常大排长龙。此外，厕所的卫生状况是使女性却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男性可以蜻蜓直立，点水般进出，时间又短，再脏也可以忍受；女性则必须屈身或蹲或坐或悬，穿脱之间饱受衣服受玷污、身体染细菌的威胁。厕所的一般规划也不尽合意，不是太黑、太小、缺水，就是门锁尽坏，完全没有私密性或安全感，难怪时有性骚扰或性攻击的传闻，更使女性视公厕为畏途，采憋尿为上策。

做为充分参与现代公共领域的女性国民，我们要求免于憋尿的自由。社会生活的过度规范及硬体设备的缺失，我们要求政府负责。学校及职业场所的作息时间应该有弹性，尊重女性的生理需求，体贴我们的实质困难。在硬体方面，新的女厕必须有更人（女）性的规划，旧的女厕要全面改建：女厕的坑数应该是男厕坑数的二至三倍（其实，为个人卫生计，我们并不要求采用抽水马桶式），每间门后应有挂钩和置物架（我们才空得出手来「办事」），女厕的灯光、门锁是基本要求。（西式速食店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如果不能享用一个合理的小便环境，可想而见的，会有愈来愈多的女性染患各种泌尿的疾病。这

不但对我们社会整体的健康与生产力是一大损失，还可能导致女性集体援用国家赔偿法，诉请巨额
憋尿补偿金呢！

